



我为啥说不好普通话

□谭岷江

9月11日至17日,也就是本周,是第26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对于说好普通话,我充满无限希望,有时看到街上走来一个衣着打扮与我无异的老乡,突然张嘴就是一口地道的标准普通话,我就会产生巨大的羡慕,深深自愧不已,还自觉矮小、浅薄和无知。

我总说不好普通话。出门在外,听到乡音确实亲切,双方的距离一下子近了许多——即使一个家在渝东大宁河畔,另一个却在渝南东溪河边,两人相遇后的热情可想而知。但和外地人的交谈让我浑身发汗,羞怯迭出,且因为发音不准,极易产生误解,往往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却是“南辕北辙”的结果,那真是让人既好气又好笑。譬如,有次北方有家报社编辑老师来电话,说是某篇豆腐块文章可以留用,可我一张嘴,对方就会来一句京味十足的再次询问,弄得我恨不得用肚内仅存的七八句英语说过去,只好以一句“谢谢”“再见”匆匆收场,事后一摸额头,发现虽然隔了好几千里,但我却为自己蹩脚的普通话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说不好普通话的原因可谓很多,最主要的却极有代表性,那就是自己胆怯不敢学。抛开孩提语言环境不说,抛开小学入学发蒙时因为贫困节约学费跳了一级没有正规学过汉语拼音以及语文老师都爱说方言等客观原因不提,我想改正我普通话中的重庆方言真有点难于上青天。闲余一开口说普通话,心里就像戴了一副镣铐,偏偏因水平不高,经常受到周围少数乡亲的嘲笑,他们会把你的典故在茶

余饭后当成笑谈,诸如把“报纸”说成“包子”一般的谬误,或者干脆说你是“黔驴马嘶”,也就是重庆话中的“贵州驴子装马叫”。人总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应付心中的那副小镣铐尚且忙不及,爱凌驾于人之上的那些乡亲还要给我的心灵戴上一副大镣铐。乖乖,为学普通话,我竟像做错了什么似的。结果决心下了千次,誓言发了万回,我却跟寓言里那个邯郸学步者一样,不但普通话说得差劲,连重庆话也有些贻笑大方了。当然,说不说得好普通话,关键还是靠自己是否坚持努力去说。比如,念中师时隔壁有两位室友,随口一张就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最初还以为他们是北方人氏,某次聚会,问及家乡何处,居然与我是老乡,且老家仅一山之隔。

唉,我那说方言的乡亲们,畅畅快快地说普通话吧,不要给自己心灵戴上一副小镣铐,也不要给别人心里戴上大镣铐。毕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才的流动,我们太需要用一种标准语言和我们的广东同胞、福建同胞、上海同胞等进行交流和沟通了。若人人都能如此,即使我们这一代普通话不太标准,但下一代、再下一代肯定能说出“一嘴流利普通话”。当然,在说好普通话的前提下,适当保持说好方言,在我们身上留下乡土气息较浓的语言“美丽尾巴”,这也不是一件坏事。

(作者系石柱县作家协会主席)

一把小梳子

□文子

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让班干部用班费给女同学买妇女节礼物。作为女生,我自然也获得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礼物——一把小梳子,像儿童玩具的小梳子。

事情是这样的。老师把发放妇女节礼物的权力下放给了一位班干部。这位班干部和班里一位帅气的男同学在搞“地下恋情”。我傻傻的不开窍,长期和这位同样爱好文学的男同学称兄道弟。于是乎,我被班干部视作“情敌”,在班上处处给我穿小鞋,连同学之间学跳交谊舞的活动都不让我参加。

妇女节前的一个晚自习,班干部提着一袋梳子走进教室。我坐在靠门第一排最后一个位置。班干部提着一袋梳子让同学们自己挑选。整个教室的气氛十分欢愉,这是女同学第一次收到妇女节礼物,都很开心。

班干部站到每一位女同学身旁,主动提醒每一位挑选梳子的女同学,选那个大的,梳头发方便。女同学们也觉得班干部的建议不错,每个人都选到了自己心仪的梳子。

同学们精挑细选,我坐在座位上看到有些女同学拿起梳子解开头发,开始梳起头来,边梳还边夸班干部买的梳子真好。我看了看那些女同学手里的梳子,都是比较小的牛角梳或者有花纹的木梳子。我心想,看来每个人的梳子都差不多。

终于轮到我了。我满怀期待地打开袋子,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把很小的塑料梳子,小得只有我的巴掌一半大。其他人的梳子都是很大一把,为何单单这把梳子这么小?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少买了一把大梳子?我疑惑地抬头看着班干部,她正站在我身边俯视着我,用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情对我说,就剩最后一把了,这是你的梳子。听着她的话,我恼怒地看着那把梳子。仿佛这是一把燃着怒气的梳子,火光灼灼;仿佛它又是一把饱含委屈的梳子,泪花闪闪。我沉默地拾起这把梳子。在我拿起这把梳子的时候,旁边有女同学窃窃私语,还有女同学掩嘴偷笑。

后来,我把这把梳子保存了很久。虽然它没有办法拿来梳头,但是每每当我把它放在手心上,我就感到一股莫名的屈辱。这种校园霸凌的行为让我深恶痛绝。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父母一定要全面了解子女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情况,尽量避免让子女受到校园霸凌。对于校园霸凌,不要认为打骂同学才算,用冷暴力孤立同学,用一些卑鄙的手段给同学造成思想上的威胁、侮辱、打击也属于校园霸凌。

那如果学生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觉得还是要多求助父母、老师,还有信任你的同学,也可以当面对方进行沟通。这个事情我做得不好的一点就是默默地隐藏了这件事情,没有告诉父母和老师,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班干部看我都有一种胜利者的眼神,自己也被这件事情败坏了心情。

对于老师,除了学习之外,需要更多的关注同学们的生活和人际交往情况。特别是住读的同学和家里联系少,老师需要格外注意。一旦发现校园霸凌的行为,要坚决扼杀在萌芽状态。一些喜欢霸凌别人的同学,如前面提到的那位班干部,从心理学方面分析,这类同学其实是缺少家庭关爱,缺少安全感和自信心的同学。对于这类同学,家长也不要一味责骂,应该多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让他们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和他人交往。

成长的过程也是自愈的过程。那把小梳子已经不见多年,所以我也描绘不出它的具体模样了。如今谈起这件事情,我很心平气和。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当年的影子,我在心里拥抱着那个影子,把温暖的力量传递给她。

(作者为文史爱好者)

爱上山城巷

□李秀玲

作为一个重庆人,我知道近几年山城巷很火。但喜静的我不习惯这种喧嚣的火。

端午节的最后一天,阳光重回山城大地。应朋友之约,我再次踏入山城巷。

山城巷的由来刻在中兴路口处的石碑上。顺着那一坡长长的石梯慢慢向上行,修缮后的建筑似乎愈加宏伟、密集。新开的茶馆、饮店、餐厅一家挨着一家,摩肩接踵的游客摇着“这里是重庆”的折扇,悠闲地吃着本地的特色豆腐脑、冰粉和凉虾。

去时匆匆,无心浏览街景。我寻到了朋友吃饭的地方——外婆桥餐厅。门口紫色的花开得明艳,几尾小金鱼在石头鱼缸里游得欢快又自在。我忍不住,拿起相机按下了快门。

朋友正在吃饭,桌上几个菜,摆盘精致,色泽鲜艳。她知道我已吃过午餐,单独给我点了一份红糖冰粉,舀一勺入嘴,唇齿交错间,丝丝冰爽退去了胸间即将溢出的热气。

我对山城巷的不喜,在这刻消散了三分。

走出外婆桥,炙热的阳光落在头顶。仲夏来临,游客对山城的热情却丝毫未减,巷子里冒出了白烟,烟雾缭绕中,雾状的水滴驱散了正午的热气。

几步路就来到了金马小学的旧址。保存完好的旧址目前仅存两幢两层楼的建筑。外面一幢是朋友开的山城咖啡馆,里面一幢建筑是金马小学以前的教学楼,绿色的窗,斑驳的墙,墙上几个大字,透过树枝的光影散发出陈年往事的气息。教学楼里有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志愿者交流基地和时光里故事馆。

逛了一圈后,回到咖啡馆坐下,我闻到一股花椒的香味,以为是外面的餐厅飘出来的。后来才发现,喜宝姑娘研发了几款颇具山城特色的咖啡——“山城麻”“山城辣”“山城一枝花”。我因为喝了咖啡会失眠,所以只有不舍地拒绝。看着朋友那杯“山城辣”端上来,两个盛气凌人的红辣椒点缀在杯口,让一杯咖啡从西方纯正的醇香丝滑变成了东方诱人的麻辣鲜香,挑逗着人们的味蕾与神经。

我对山城巷的不喜,在这刻再次消散了三分。

朋友有事,急着离开,我和她道别,她往上至金汤街,我往下原路返回中兴路。下山本比上山快,可我却放慢了脚

步,慢慢打量这熟悉又陌生的山城巷。

卖烧饼的手艺人依然在做着传统的手艺维持生活,可一不小心就成了网红,路上总有人拿着椭圆形的烧饼边走边吃,曾经果腹的食物成了排队购买的美食,手艺人曾经风餐露宿的脸上满是开心;开了几十年的副食店也继续在步道旁开着门,只不过他们售卖的对象不再是老街坊老邻居,而是打扮入时的都市青年;一个小小的露台上,老邻居们一边做着新兴的生意,一边对坐聊着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

走马观花的游客一拨又一拨,不知道他们是否读懂了山城巷流传下来的百姓烟火,读懂了一座城市骨子里的坚守与传承。

旧貌与新景,青砖与灰墙,匆匆与慢慢,停停与走走。我忽然不愿走得太快,我想好好读读山城巷,读读那些久远的过往与屋檐下的点滴故事。

找到一家黄葛树底下的茶坊,坐在藤檐下,点了一杯老荫茶,知道很烫,还是抿了一口,手臂上的汗毛刷地一下子张开,汗水冒出来,心里却舒坦下来。跷起二郎腿,优哉游哉地四下张望,从头顶树影到茶坊角落,从南纪门轻轨大桥到山城巷无处不见的红灯笼,一切的融合都是为了留住时光的记忆,而记忆,渐渐焕发新生,依山蜿蜒而上,到了时光故事馆,钻进那些写满历史的书籍里,与墨香缠绕,与文字组成了时尚又古老、历经风霜但又充满活力的魅力山城。

我重新爱上了山城巷。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

